



咸賓錄北虜志卷之一

明豫章羅曰聚尙之

韃靼

去示部
振聲西
請字也

父著
韃靼

韃靼北胡也昔三代之重粥獫狁漢之匈奴魏之蠕蠕唐之突厥宋之蒙古種類迭熾大抵皆夏后氏之苗裔也昔夏桀無道湯放之居於中野士民犇湯桀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民犇湯北徙魯魯士民復犇湯桀曰海外有人乃與其屬五百人徙北荒沙漠間桀死其子獯粥妻桀之妻隨畜遷徙因以成俗謂之匈奴古公居豳獯粥攻之遂去豳居岐山武王卽

後漢書卷之一
一
位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不知
幾傳而至淳維又不知幾傳而至獫狁當周宣王時
獫狁作難宣王伐之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出車
彭彭城彼朔方美宣王也自是部落日蕃或興或廢
難以盡紀而秦昭王趙武靈王燕昭王俱拓地築城
置列郡縣以距胡人及始皇興使大將蒙恬益增築
之以故匈奴不敢入趙邊而單于頭曼不勝秦徙去
千有餘里者幾數十年蒙恬死中國擾亂諸秦所徙
適邊者皆復去用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
界于故塞云後頭曼之子冒頓以鳴鏑射其父破東

胡收復故地而匈奴遂強盡服從西北諸夷而南與

華夏為敵國昔白登之圍漢高幾殆矣

桓譚新論云
時陳平說單

于闐氏言漢有麗女將進單于闐
氏踈矣闐氏遂語單于歸漢高馬

孤憤之謂呂后志

焉然終冒頓之世卒從劉敬之議和親結約賴以稍
安茲其計畫蓋亦得失相半者也及冒頓死子稽粥
立而中行說降匈奴教以中國虛實於是遂寇邊馬
至武帝時馬邑人聶翁壹者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
于已而單于覺之遂引兵還自是後匈奴絕和親寇
邊愈甚武帝亟興邊略赫然命將候列郊甸火通甘
泉衛青霍去病李廣韓安國等連年出師取河南封

狼居臨瀚海而幕南無王庭威稍振矣至于窮極武
力單用天財虜雖頗折而漢之府庫虛耗士馬物故
亦略相當自武帝北伐二十餘年匈奴代為單于者
曰軍臣曰伊穉斜曰烏維曰詹師廬曰句黎湖曰且
鞮侯凡更六單于俱數入寇漢亦深入窮追不絕天
漢初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
也盡歸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帝嘉其義遣蘇武持節
與張勝常惠等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會緱王謀劫闕
氏歸漢事發覺事引張勝勝見殺廼留武劫之降不
應遂幽武大窖中天寒齧雪踰年得不死及盛熱又

以羶裘束武暴武日中武持節愈堅乃徙北海上使

牧羝羝乳乃得歸皆衛律之謀也

後託鴈書事歸漢人少知天熱衣羶

事故詳錄之

且鞮侯死子狐鹿姑立死子壺鞮立是時匈

奴稍罷困以故終昭帝之世希犯寇焉及宣帝即位
遣將田廣明范明友趙充國常惠等出兵以護烏孫
公主大破匈奴於是匈奴愈衰弱諸國羈屬者皆瓦
解攻盜不能理滋欲鄉和親邊境少事矣自此三傳
而呼韓邪單于立嚮化彌深會五單于爭立相攻擊
不休呼韓邪遂款塞來朝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
上贊謁稱臣而不名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

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無何郅支單于呼韓
邪單于俱遣使奉貢漢待呼韓邪有加元帝卽位郅
支怨漢雍護呼韓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
殺吉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於是呼韓益強呼
韓入朝自言願婿漢氏時有宮人王昭君者姿貌甚
麗因畫工毀其容遂不得幸有怨心至是帝問後宮
欲至單于者昭君喟然請行帝見而悔之乃窮案其
事畫工陳敞劉白龔寬樊育毛延壽等一時伏誅雖
虜生子然志亦未嘗忘漢虜地草黃呼韓歸上書願
昭君卒塚草獨青而向南亦奇事也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

邊事議不可遂止凡四傳而囊知牙斯立累世來朝
遣子入侍以爲常及王莽秉政因使風諭單于更名
曰知莽篡位復遣使易單于故印曰新匈奴單于章
單于以爲去璽言章與臣下無別大怨恨是後寇盜
殺掠無忌矣莽欲立威乃遣將大討之亦不肯內附
及光武興其單于輿驕倨如初而南匈奴單于比者
呼韓邪之孫囊知牙斯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
次立知歿而曰咸曰輿曰烏達鞮曰蒲奴者俱非呼
韓嫡支業已相繼嗣立矣而竟不及比以故比大憤
恨而密遣漢人郭衡奉地圖求內附無何八部大人

八 后 廣 錄 卷 之 一
四
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
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禦北虜帝
許之詔比入居雲中匈奴之有南北自比始也而北
單于輒爲比擊破却地千里亦遣使求和親皇太子
言南北匈奴不可兩通故勿許南單于比立九年夢
弟莫立漢遣中郎將段彬弔祭并授璽書冠服繒綵
等物其後單于夢弔祭慰賜以此爲常至鄧太后時
北虜大亂降者迭至而南單于屯屠何新立因上書
言願請漢兵并力破北匈奴併爲一國令漢家永無
北念太后用耿秉議遂以耿秉竇憲耿夔合南匈奴

兵擊之大破北虜北單于逃亡不知所在其弟於除
鞬立爲北單于自蒲奴至於除鞬北匈奴更數單于
其名不可得而紀也南單于屯屠何立六年夢從子
安國立時谷蠡王師子強衆皆附之後遂格殺安國
而自立效順如初師子夢屯之子檀立夢弟拔立夢
弟休利立永和五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
數數入寇攻沒城邑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休利不能
制下逼責之休利自殺龜亦坐下獄歿會兜樓儲在
京師漢已先立之至是遣使送歸南庭立五年夢凡
五傳而於扶羅立即晉劉淵之祖也是時南匈奴亂

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
帝崩天下多故遂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竟以不利歸
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未幾須卜單于亦歿南庭遂
虛以老王行國事於扶羅次第呼廚泉立先同於扶
羅被逐止河東及帝遷許乃得歸後復來朝曹操因
留于鄴而遣右賢王去卑歸監其國項之分匈奴爲
五部處之內地至晉武時而左賢王劉豹之子劉淵
起焉淵幼而穎異與子聰族子曜俱博涉經史膂力
過人淵爲侍子在洛陽王渾王濟薦之晉以爲匈奴
北部都尉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於是稱大

單于尋稱皇帝國號曰漢亂華之胡自淵始也及淵
卒而子聰立遂克京師囚執懷愍青衣行酒戎服前
驅荆棘銅駝江河頓異自古夷狄作虐未有如是其
熾也未幾劉氏亡而迭興者有石氏國號趙凡二世
秦滅之有沮渠氏其先匈奴也沮渠也國號北涼凡
二世魏滅之有赫連氏右賢王去卑之後也國號大
夏凡三世魏滅之有拓拔氏漢降將李陵之後也國
號元魏傳國最久茲皆以匈奴遺種丁二晉及五季
之衰運蹂踐中華幾吞併矣而故匈奴之地盡屬鮮
卑鮮卑東胡種也詳見兀良哈考中鮮卑衰而蠕蠕

強盛蠕蠕者以其無知狀類蟲也先是有卜骨間者
為拔拓猗盧騎卒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
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
凡三傳至地栗袁之子部分為二長匹候跋居故地
次縉紇提別尸下鬼文之逐竄而縉紇提之子
杜崙兇狡有權略率其私屬破匹候跋恐魏之侵
奪也乃遠遯漠北侵高車破拔也稽并諸部盡有匈
奴故地自稱可汗立軍法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
幢幢有帥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
其法令嚴明大抵若此也驕桀寇邊元魏苦之杜崙

次魏大發兵襲擊其王大壇西竄山谷不敢南侵者
凡十王矣至阿那壞立頗復驕大而齊人單于覃為
其謀畫遂立官號擬于中國天子後突厥酋土門破
之阿那壞自殺蠕蠕遂亡而突厥興焉突厥者兜牟
也以兜牟名國明其出於兵也相傳其國先於西海
之上鄰國滅之殺無醮類惟小兒未殺乃刖足斷臂
棄大澤中有牝狼銜肉養之遂得不死及壯乃與狼
交狼因負之居於高昌西北洞穴中得平壤茂艸地
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各自為一姓阿史那最賢
遂為君長故突厥旗纛上建金狼頭示不忘本也世

屬蠕蠕傳至吐門始滅蠕蠕稱可汗焉吐門卒而其子侯斤立侯斤卒而其弟佗鉢立二人者俱勇而多智威服諸國地廣數十萬里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庫事之弗辭也及沙鉢略立其妻乃宇文氏女自傷宗族滅絕陰有報隋之志輒言之沙鉢略以故大寇隋邊隋文帝怒乃詔河間王弘高頴虞慶則竇榮等出塞擊之沙鉢略敗去沙鉢略與西突厥有隙西突厥者侯斤之子邏便封地突厥之分西北自此始也二突厥相攻擊不休各遣使詣闕求和請援隋遣虞慶則往焉初沙鉢略稱病不能

起拜慶則喻之禮稍屈還表稱臣隋帝大悅賞賚有加沙鉢略卒弟處羅侯子雍虞間相繼嗣立而突利可汗染干者亦沙鉢略之子也居北方與雍虞間有隙隋和解之尋遣使求婚隋妻以宗女義安公主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染干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賜賚優厚雍虞間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為邊患舉兵攻染干染干來奔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而於朔方築大利城居焉部落歸者甚衆是時雍虞間歿步迦自立尋亦大亂西突厥泥利可汗為鐵勒所敗奚霫五部內徙

啓人并有其衆勢滋強盛煬帝幸榆林啓人朝帝大喜作詩曰呼韓稽顙至屠支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禮賜啓人益厚啓人卒其子始畢可汗立以隋誘殺其謀臣怨恨不朝且舉兵入寇圍隋帝於雁門援至引去是時隋亂始畢遂臣服西域而薛舉竇建德王世克劉武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亦北面臣之勢凌中夏盛於啓人時矣始畢卒其弟處羅可汗立未幾而卒義成公主廢其子而立處羅之弟吐苾是爲頡利可汗又立始畢之子什鉢苾是爲突利可汗頡利承父兄之藉兵騎強衆有憑凌中夏

之志會唐高祖初定太原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贈賚不貲頡利愈驕大舉入寇尋乃貢魚膠詔云膠固二國之好也時李大恩擊虜敗沒唐帝大怒遣太子建成秦王世民出兩道擊之頡利聞秦王威名引去無何頡利突利合舉入寇秦王拒之乃馳騎與頡利語復馳騎與突利語縱反間二虜因自相猜懼遣使請和然而頡利鈔掠如故也貞觀初突利討薛延陀回訖拔野古諸部敗走頡利怒囚之十日突利怨望遂擁衆來奔唐遣李靖擊破頡利生擒以俘斬獲無算漠南遂空至乎永淳之間突厥骨咄祿復興骨咄祿

者頡利之踈屬也先從頡利歸唐後鳩種人剽掠九
姓羊馬遂致蕃庶自稱可汗數寇邊焉唐遣將崔智
辨淳于處平蒲莫黑齒常之爨寶璧等率兵討之俱
弗克項之骨咄祿死而其弟點綴更強勇攻破契丹
兵衆漸盛初遣使來朝武則天冊封之點綴表請爲
武后子并請和親又請突厥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
地索農器種子武后皆從之而以武延秀聘其女爲
妃點綴怒其非唐天子子也於是入寇郡縣焚廬舍
掠財畜殺戮大慘唐將沙叱忠義李多祚霍獻可吉
頊等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點綴

自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
萬里諸蕃悉往聽命至玄宗時點綴年老昏暴部落
怨畔來降者甚夥項之點綴討九姓拔野古野古大
敗點綴輕歸不爲備道大林中拔野古殘衆突出擊
點綴斬之乃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首京師而骨咄祿
之子闕特勒殺點綴子及諸弟并所親信立左賢王
默棘連爲毗伽可汗卽蕃所稱小殺是也更召衛官
曠欲谷爲謀主是時小殺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
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曠欲谷漲沈有謀老而益壯
三虜協心動無遺策威名大振諸蕃畏焉寇掠涼州

官軍大敗唐遣裴光庭往諭之於是連年遣使入朝吐蕃以書約同寇邊小殺不從封上其書帝嘉之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小殺以此自此四傳可汗俱為臣下所殺而白眉可汗立是時回紇可汗骨力裴羅者殺白眉併有其地突厥遂亡而回紇益盛矣裴羅歿其後葛勒可汗從廣平王儼郭子儀等滅慶緒收復東京牟羽可汗從藥子昂僕固懷恩等滅史朝義悉平河北皆回紇之力也然放兵剽掠焚祠恣殺罪亦相當唐累世妻以公主而其猖獗自如也至唐末五代之際回鶻役屬吐蕃突厥微弱

而契丹據有其地契丹東胡種也語具兀良哈志中至宋時而蒙古鐵木真起焉蒙古者北虜韃靼之小部落也鐵木真世為蒙古部長至其父也速該始強盛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適元太祖生手握凝血如赤也速該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也速該歿鐵木真立威望隆重諸部皆降遂即位於幹難河稱帝號馬木真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平西夏定西域拓地甚廣選舉刑賦綽有華風大抵其臣木華黎邪律楚材之力也鐵木真卒子窩闊台立是為太宗遣使至宋議并力攻金許成功後以河

南地歸宋宋遂遣孟珙帥兵會元師蔡州共擊金金
亡獨許割陳蔡為界而河南之議遂寢宋大恚馬而
宋臣趙范趙奎者孱而寡謀乃首建收復三京之議
及一遇元師未戰先逃構怨挑禍自此階矣後三傳
而忽必烈立元世祖改號曰元英明雄武過於定憲二
宗值宋理度之世荒淫無度而權奸賈似道怙寵賣
國陰已乞和而反偽為獻捷自其言郡縣日
危月削如火消膏雖有李廷芝陸秀夫張世傑文天
祥之輩據忠效義無計保全及恭帝蒙塵而益王昞
廣王昺相繼即位寄身海島勢莫能支崖山之沈千

古聞之殞涕濟濟良臣如姜才李廷芝之憤罵而歿
張世傑之瓣香祝天而歿陸秀夫之抱帝赴海而歿
文天祥之悲歌慷慨從容南向而歿迹異心同雖與
日月爭光可矣夫以堂堂大宋一賈似道敗之而有
餘以文天祥眾賢扶之而不返豈非天命然耶宋亡
而元威振萬里兼有華夷狄之盛古未聞也忽必
烈卒凡八傳而妥懽帖木兒立是為順帝性柔少斷
荒於淫樂而奸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於是羣雄蜂
起紅巾倡亂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國
珍據浙東張士誠據浙西陳友定據福建何真據廣

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據山東分割海內稱王稱
帝垂二十年天畀我 大明復歸一統國祚永享萬
萬年矣我 太祖洪武元年既下山東河南等郡遂
議取元都大將軍達曰臣慮進師之日元主北奔將
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彼天命厭絕自當漸
盡不必窮追但出塞後固守疆圉爾達既受命六月
迺督諸將會兵發陳橋七月遂至元都敗其兵河西
務又敗之於通州元主得報大懼集后妃太子等議
北避兵遲明召羣臣會議端明殿門開有兩狐自殿
上出元主歎曰宮禁嚴此物何從來殆天所以啓告

我也遂決意北徙八月拔其城元主妥懽帖木兒攜
其后妃太子遜去及李文忠擣應昌獲元主孫買禮
的八刺始知元主卒於應昌 上遣使致祭以其能
達變推分也諡曰順帝而封買禮的八刺爲崇禮侯
是時元太子愛猷識聖達刺稱帝於和林而王保保
佐之兵稍稍振立數寇邊王保保者元右丞相擴廓
帖木兒也元滅擴廓擁兵不降 上在江東時屢致
書幣甚恭不答後招之亦不顧 上以是壯其節及
達克太原擴廓走入和林故遂與元主會馬久之達
三道出塞討擴廓不克又數年擴廓卒六年元主殂

次子脫古思帖木兒立我亦以是年遣其長子歸矣
二十一年永昌侯玉出大寧至慶州襲破虜脫古思
遁去獲其子地保奴以歸時有言玉私元王妃者脫
古思聞之惶懼自盡由是地保奴有怨言 上曰是
豈可以久居內地遂遣使護送至琉球居焉自脫古
思歿凡五傳坤迭木兒未幾而弒永樂初 忽力赤立
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弒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
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爲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強臣
猛可帖木兒據瓦剌衆分爲三曰馬哈木曰太平
曰把禿亭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方物仍請封

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亭羅安樂
王永樂七年遣給事郭驥書諭本雅失里見殺 上
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與戰虜輒佯敗去福輕
信謀者銳意乘之不爲備全軍皆沒 上益大怒
明年遂自將出塞而以皇長孫雷守北京駕行至清水
源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
許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 上取親嘗之
賜名曰神應泉頃之至長清塞地極北夜南望北斗
云及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
戰 上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牛羊等

畜遯去遂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
騎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攜其家屬遠避時
熱甚乏水軍士有饑渴歿者遂收兵還營師次玄石
坡 上製銘刻石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勒銘
與之悠久次擒胡山又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鏑
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磔王師
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 上令
以所儲供御糧炒散給之 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
食大官請御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其仁
愛士卒如此九年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

女直吐蕃諸部 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
可曰此屬狼子野心使各爲類則易制若併爲一則
勢大難圖矣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
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
請當是時阿魯台爲馬哈木攻敗窮感以其妻孥部
落南奔保塞外稱臣奉貢詔封爲和寧王數年生聚
蕃富遂肆驕桀時時寇掠塞下 上復自將出塞討
之至殺胡原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
譬諸狼貪得所欲卽走追之徒勞少俟艸青馬肥出
其不意擣其巢穴未晚也阿魯台遯去未幾阿魯台

殺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時馬哈木死子脫歡嗣王
稍稍併有太平孛羅之衆遂急擊殺阿魯台欲自立
恐衆不附求元孽脫脫不花立爲可汗居漠北脫歡
仍居瓦剌自宣德至正統初寇邊不絕然亦未爲大
害及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自稱大師數遣使貢馬
賞賚金帛厚久漸驕桀不恭所司或約減賞物通事
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
之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先愧怒十四年大
舉入寇勢甚猖獗永寧懷來龍門諸守將皆棄城走
太監王振導 上親征從之命郕王居守 駕遂行

至宣府駙馬都尉井源等與虜戰敗沒及至狼山成
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遇虜鷄兒嶺又
敗沒 上班師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
欲入保懷來振顧私重畱行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士
饑渴甚明日虜來議和上移營會暴風連日飛塵蔽
天人馬不相見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矢下如
蝟我軍號呼解甲投刃蓬首袒身踰山墜谷罷夫僵
仆尸枕藉於道路虎賁侍衛束手莫支大將張輔曹
鼎等皆沒內官喜寧降虜駕遂北狩時己巳八月十
五日也二十二日虜奉 上至大同城索金幣約歸

駕先是郭定襄登守大同與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及 上班師登語曹彘當從紫荆關入彘然之後竟從居庸當虜衝也故敗是日登知虜詐謀拒之曰受命守城不敢擅自啓閉竟不出校尉袁斌以頭觸門於是劉安孫祥霍瑄出見虜索城中犒軍錢括公私金銀萬餘兩既賜虜受之無佗言 上復自大同出塞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俯伏跪拜執臣子禮甚恭十月虜復入寇大同廣昌破紫荆關遂犯京師喜寧爲之鄉導并啖也先邀大臣于謙王直胡濙等出議和謙力言虜詐不可許而以王復趙榮二人

出見時虜益四面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逾蘆溝橋分掠下邑而徐有貞者謬以占候倡南幸議太監金英面叱沮之于謙志在討虜曰有主異議者斬於是人人惴恐爭赴敵矣是時謙知 上皇營遠遂督諸軍力戰發大砲擊虜死無算殺其酋鐵頸元帥而石亨王通孫鏜等戰皆大捷虜勢少阻遣使請和謙恐虜詐尋喋知虜情果實遂遣楊善趙榮等使虜時景泰元年七月也會也先知中國勤王兵集而袁斌又以計殺喜寧失其鄉導虜稍厭兵 上皇在虜廷時天容穆然未嘗少降辭色虜以女入侍

竟不納虜異之會大雪 上所止穹廬上雪不凝虜
益異之時袁斌與衛士哈銘者臥起不離晝斧薪伐
冰夜則以背承 上足而臥又有沙狐狸者亦衛士
在侍一日也先與以六羊曰你可持此以供 皇帝
御膳也沙裂衣爲二長帶繫負以行至 上皇前跪
伏復命往數里外取薪藁亦跪伏復命三人者備極
勞苦所弗辭也虜覘知之乃大驚歎謂中國有人愈
退却矣項之楊善等至虜營與也先相見也先因問
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并問減馬價拘留使
人及市釜事善一一對之甚悉且言累朝厚恩不可

忘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于天怒反覆辨論數千
百言皆中肯綮也先大服於是效順之謀益決引善
見 上皇明日也先奉餞又明日伯顏奉餞俱執禮
甚恭曰我人臣也敢與天子抗禮哉明日 上皇發迤
北也先伯顏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
數酋送入關駕至京 上迎拜 上皇答拜相抱而
泣遂入南宮羣臣就見而退二年也先遣人貢馬三
年又遣人貢馬當是時也先使至京每幾千人出入
驕恣殺掠人畜至欲騎入長安門我以通好故不欲
與戰虜益驕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脇赤斤蒙古往往

窺塞下四年也先攻殺脫脫不花自稱田盛大克汗田盛華言天聖也自是也先新立恐衆不附欲通好天朝始不復深入及也先被弒諸子分部西北離合不常瓦剌世次莫得而考矣當是時虜大酋以十數惟小王子最雄立爲可汗小王子者乃故元君裔也尋爲孛來癘王子所弒而虜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等復弒孛來而共立故小王子從兄脫思爲王遂以小王子爲君號云至成化初有大酋滿魯都者入河套僭稱可汗而訛加思蘭佐之稱太師殺阿羅出併其衆結毛里孩等寇我榆林寧夏固原宣大諸塞迄無

寧日于是總督王越有搜河套議朝廷從之遂勅武靖侯趙輔總制各路軍馬搜套輔尋以疾還葉盛行邊上方略言不可議遂寢未幾滿魯衰弱不知所終而河套猶然爲虜有也弘治初許進巡撫大同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聞進威名遣使二千餘人貢馬三年三貢自猫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於是宣大河曲遂無虜患至弘治中火篩大舉入寇我輒討之不利火篩滅邊患復息是時故小王子孫名不及兒台吉者嗣立稱小王子其分地介西北間善水艸以故甚富而饒厭兵

不爲寇射獵自娛而已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次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抄而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攝嘉靖中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諸將皆觀望不戰惟偏帥張世忠張宣張臣以力戰敗歿頃之吉囊歿諸子各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強盛二十九年俺答復大舉入寇時仇鸞總兵大同密遣其黨時義賄虜令別寇宣府薊州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山外卽虜境所恃三衛爲藩籬會三衛稍有叛志故反陰爲嚮導遂越三

衛犯京城焚劫至德勝西直門旬日乃出關京師震恐始議守禦計檄召諸邊將勤王而仇鸞首以大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人心稍安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勤王入衛兵凡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文武重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隅而王邦瑞蔣貴總督之令城中居民并四方入應武舉官生登陴列守以兵尚丁汝襲兵侍楊守謙督戎務卽軍中拜仇鸞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鸞軍無紀律頗驕縱往往入村落反辨髮詐稱虜劫略民財被捕獲或自詭爲遼

陽軍益軍中呼朵顏爲遼陽軍云時鸞方被寵任故擒獲大同兵殺掠者明知實非遼陽軍然竟不敢置之法也疏聞上令付大將軍鸞撫處而鸞殊不爲禁汝夔亦以 旨故下令勿捕大同兵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虜矣乃民間不知故遂謂汝夔山東人於遼陽爲疝鄉曲故人人歸罪汝夔時守謙營城外東北隅亦爲鸞節制按兵不得戰 上誤聞謂鸞遠出禦虜而汝夔守謙俱懷怯不出師故遂下二人獄而以下邦瑞艾希淳代之項之汝夔守謙梟首棄屍而汝夔妻流嶺南子謫戍遼陽聞者莫不爲之殞

涕時刑侍彭黯左都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汝夔等獄緩俱逮繫廷杖削秩給事張侃等如例覆讞汝夔等以沮撓逮繫侃仍削籍時虜漸退白羊口守將禦之不得出鸞帥兵尾之虜騎蹂入我兵不能禦歿傷千餘人鸞幾爲虜獲自是後士卒滋怯矣乃鸞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輒與虜通許以互市而時義與虜俺答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士私銜之莫敢發也時逆鸞者則有兵尚王邦瑞總督商大節王事申遂皆恃法不爲鸞屈上言侵鸞鸞擠之邦瑞申遂以落職歸而大節論歿繫獄中於是人心洶洶恐變出

不測會主事楊繼盛者力言互市不可狀且歷數鸞
欺罔罪下獄貶秩於是遂開馬市於宣大矣而虜之
寇掠如故遂復罷貢市無何鸞發疽歿虜稍稍引去
至隆慶四年俺答之孫青台吉之子把汗那吉降先
是俺答有外孫女美而豔業已配許襖兒都司矣俺
答納馬而奪把汗那吉所聘兀慎女易之把汗那吉
恚甚故扣關請降巡撫方逢時具疏上聞 詔授那
吉錦衣千戶於鎮安城置馬俺答屢擁衆宣太索那
吉甚急宣府總兵趙苛與戰大敗之俺答懼自是稍
稍謀效順矣乃定議欲得我降虜叛人呂老祖趙全

李自馨周元劉四等與相易也於是遣部下鮑崇德
往崇德小字官保舊役虜中與虜相狎及至虜營俺
答大悅請如命久之果縛送老祖等至京磔於西市
我遂遣那吉北還呂老祖者以白蓮教惑人因追捕
逃入虜中而趙全等千餘人從之虜處之板升地全
桀黠多謀俺答親信之輒詢以中國虛實并攻取之
策後全有衆至萬餘故虜如虎傅翼所過無堅城完
壁皆全等爲之也已而俺答感我恩信請款塞效順
且乞封貢總督王崇古巡撫劉應箕列其事以聞時
朝議洶洶不定崇古等抗疏極言虜情無僞封貢交

帝可行 朝廷許焉往使再三仍遣鮑崇德往崇古

應箕以書諭虜書稱你們我們稱俺答為老官與虜

定約崇德至與俺答為鑽刀誓鑽刀誓者虜中信且

憚之其詞曰天王佛祖証我盟誓兩家有違遭此鋒

利誓畢俺答乃遣其心腹打兒漢土骨赤還報仍答

崇古應箕書稱大賢德軍門王都府劉二位老先生

鄙陋并具疏稱臣願歸附內向自比屬國奏聞詔

可遂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弟姪子姓老把都黃台吉

等六十五人各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開市

交易悉如督撫議於是虜酋利於互市以故二十年

來黃台吉扯力良父子俱奉約束邊鄙稍寧其地木

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隨畜薦居有徵會則

刻木封箭為信挾其長技上下山谷飄忽如風雨其

輕生好殺篡弑蒸淫天性然也其譯語天為騰吉里

地為蛤札兒日為納藍月為撒刺其山川則陰山草

盛茂多產禽獸漢武奪浚稽山李陵敗燕然山竇憲

其地匈奴過之則哭金微山去塞五千餘里不斄罕山昔有蒼白狼遇

生子名巴塔赤罕後撒撒兒山本朝周興大產角端

為蒙古部元之祖也貂鼠銀鼠數倍於貂黃鼠見

狀如牛一角在鼻上白翎雀雖極寒亦旱金

花

金色大如掌

青囊花

色如翠可愛

花羊角

染油不滑豹屬

二物皮毛柔

俱宜為裘

東牆

似蓬州實如稌子十月始熟

沙雞

黃冠青綏常在樹下

脫

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旋取出肉皮臟皆完以肉揉軟用乳并酒漬食之味佳

為奇

論曰天道恢恢不絕異類四夷為患北狄甚焉其隼

質難羈狼心自野先王禽獸畜之不比為人良有以

也雖叛服靡常蓋亦由中國之盛衰焉當漢唐之盛

也呼韓稽顙突厥稱臣何其屈也泊乎厄運則晉有

劉石宋有遼元均之蹂躪中原竊據華夏遂使冠裳

化為椎結禮樂變為腥膻瓦解土崩天墜地裂夷狄

作虐古罕聞矣恭遇聖明重新宇宙以太祖之剪

胡造夏

成祖之絕漠犁庭俾幽窖之民獲覩天日

辟猶枯楊再華白骨更肉殆開闢以來未有之功也

故雖強如也先桀如俺答始則叫號終則馴伏固國

運之昌使然毋亦二祖之餘威有以奪其魄而喪

其膽乎慶曆以來效順彌篤致令借箸請纓之士卷

舌不談擁旌授鉞之臣韜戈不用於都盛哉即劄南

山之竹捐西山之兔曷足為今日揄揚也然而安者

危之兆也福者禍之媒也決堤之水始自涓流焚宇

之燎由於隙火昔俺答受封而其子黃台吉且心銜

之也幸而其早隕也時扯力艮尚猶黃口也今齒牙

已就食牛之氣已壯能不為當時病癘哉班固有言
介冑之夫則主征伐縉紳之士則守和親今之互市
亦與和之遺意云夫豺狼無厭蜂虿有毒徒以和羈
之而遂忘議戰非計也蓋戎狄猖獗之時與戰則能
和不與戰則不能和漢唐以戰為和故窮征之後累
世稱藩宋朝以和為和故納賄未幾宗社尋喪今雖
名為效順而小小寇邊未絕也謂宜廣儲修堡練卒
備械俾我強而彼弱順則輕利啖之逆則全師剿之
何也款塞而賞則一幣而當百恩甚渥也寇掠而賂
則百幣而不當一其貪心不可長也故戰出於喜事

者危而和出於畏事者亦危彼當事者可輕議耶

兀良哈

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漢之鮮卑唐宋之吐
谷渾契丹皆是也昔高辛氏遊海濱過赫城闕顛頊
之墟樂之歸封其子馱越

左傳高辛氏才子八人其中一名馱越

居焉

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匈奴冒頓時東胡強索寶
馬冒頓與之索闕氏冒頓與之巴而復索匈奴棄地
千餘里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
遂發兵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
至大破東胡滅其國東胡遺種保鮮卑山故遂以鮮

卑爲號云無世業相繼百千邑落各自爲一部凡勇
健能理決鬪訟者則推以爲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
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自國破後未嘗通
中國焉至光武初匈奴強盛輒率鮮卑寇邊太守祭
彤擊破之斬獲殆盡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
孤弱鮮卑始通驛使於是大人偏何於仇賁滿頭等
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復從擊北匈奴烏桓有
功封侯一歲間青徐二州給錢二億七千萬以爲常
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時竇憲擊破匈奴北單于
逃交鮮卑因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萬

餘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而數定矣迨桓

帝時有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
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仰天視電
入其口吞之遂有孕鹿侯不信棄之妻私取養焉名
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知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
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所亡者
由是部落畏服推以爲長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
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
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自是寇邊不休朝廷不能制乃
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却之而寇抄滋甚緣邊

諸郡受其大毒靈帝時夏育議擊鮮卑蔡邕上言不可帝勿從擊之竟大敗光和中檀石槐次子達和代立才力不及父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爲廉人射中次兄子魁頭立次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云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貢馬帝拜爲王後部衆稍弱爲軻比能所滅軻比能者鮮卑小種也公平服衆推爲大人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畔亡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建安中與烏桓寇邊後復貢魏封爲附義王兵騎強盛諸部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青龍初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

刺殺比能衆遂離散在隴西爲乞伏氏國仁稱王二傳至孫慕末元魏滅之在河西爲禿髮氏烏孤稱王二傳至弟儁乞伏氏滅之在燕爲慕容氏其後最盛當魏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懿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建國於棘城之地以慕容爲氏至孫涉歸魏封爲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浸有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曰吐谷渾次曰慕容廆涉歸之嫡嗣也初吐谷渾與廆鬪馬而廆馬傷廆讓之渾怒率其部落西遷河湟之間其後廆以吐谷渾爲國號云自渾十五傳至夸呂始稱可汗

數爲侵害隋擊破之夸呂遠遁故地皆空隋置爲西
海且末河源郡焉大業末夸呂子伏允孫慕容順收
復故地唐將李靖滅之伏允奔順降封爲西平郡
王嗣是衰弱而吐蕃滅之併有其地順子諾曷鉢降
唐高宗置安樂州封爲刺史卒子忠立卒子宣超立
則天時吐蕃復取安樂州而吐谷渾殘部徙朔方河
東唐復以慕容復爲青海王襲可汗號吐谷渾自晉
永嘉時有國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絕矣而慕容
胤者有命世才略以大棘城爲顛頊之故墟因移居
焉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自稱鮮卑大單

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衆乃立
營丘唐國冀陽城州四郡統之徵辟儒生以爲參佐
而奉晉室朝貢不闕胤卒子皝嗣益雄毅多權略自
以強盛遂稱燕王請命於晉晉許之遷都枹城皝卒
子儁嗣封已而稱帝建都於鄴儁卒子暉立而慕容
垂輔之垂爲人多知略燕太傅評忌之垂因奔秦初
秦符堅素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
大喜郊迎執禮甚恭拜爲冠軍將軍堅乃遣王猛等
伐燕燕軍大敗猛乘勝長驅入鄴門執暉詣堅釋之
燕遂亡識者皆曰天未絕燕必中興其在慕容垂乎

後丁零翟斌起兵畔秦堅使垂將兵討之垂至安陽
遂與翟斌合兵進攻鄴秦符丕退垂入而稱帝丕
何燕分爲三慕容冲卽位阿房是爲西燕一傳至永
垂擊殺之慕容德卽位廣固是爲南燕一傳至超劉
裕滅之而慕容垂亦以三傳至熙而亡鮮卑之入中
國者自此絕矣而當軻比能時其餘種逃潢水之南
黃龍之北者始不可考至元魏號曰契丹自此通中
國焉古昔相傳契丹之先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
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牛浮潢河而下遇於
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

子各居分地爲八部落次則立遺像於木葉山祭之
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舉兵亦然後有
一主曰廼阿特一鬪體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
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
已卽入穹廬復爲鬪體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復
有號曰啗阿戴野豬頭披豬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
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又一主
曰畫里昏阿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畱其一次日
復滿二十口事極怪異其實不可得而詰也魏太武
時八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

雲之間齊受魏禪入貢不絕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唐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遣使來朝而君長或小寇邊貞觀以後其君長亦入朝有常貢矣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不許梁師都者唐臣叛入突厥者也無何契丹長窟哥率其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為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通天初窟哥曾孫松漠都督李盡忠攻殺營州都督趙文翽舉兵反陷營州自號可汗以誠州刺史萬榮為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武后怒詔曹仁張言遇李多祚等二十八將討之唐軍敗績

無何盡忠死詔遣婁師德沙叱忠義率兵二十萬破之萬榮亦沒其黨遂潰附於突厥自是勢力稍弱而其長李失活吐于李懷秀等相繼降矣唐悉拜為都督封以王爵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戍斥候益謹奚契丹亦鮮入寇而朝獻不絕矣契丹俗八部大人三年一會於各部內選雄勇者立之為王舊王退位例以為常阿保機者不知何部人也為人多智略而善馬射時大人遙輦不任事眾推阿保機代之無何阿保機請居漢城自為

一部諸酋許焉遂徙居漢城教人耕種漸致饒足久之與婁述律謀召諸部大人至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之而併有其衆稍臣服旁諸小國故益強盛制文字置官號僭稱皇帝起東西南北四樓極侈麗相去各千餘里往來射獵於四樓之間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亦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先與晉王李克用約共滅梁後信約遣使至梁奉表稱臣約共舉兵滅晉克用大恨之臨卒以一欠屬莊宗期必滅契丹後唐臣王郁以鎮州獻契丹爲之向導契丹空國來寇攻幽州中山莊

宗擊破之契丹雖無所得然自此有窺中國之志矣已而阿保機歿德光立益強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救於德光德光曰余夜夢石郎召我今果然耶親督兵來戰敬達敗沒德光遂立敬瑭爲晉天子而北歸是時鴈門以北一十六州皆德光有也置幽州爲燕京改元會通國號大遼百官制度皆倣中國晉稱臣納輸德光稱晉曰兒皇帝終高祖世奉之甚謹及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遂傾國入寇晉劉知遠杜重威等擊之契丹敗德光引去亡何趙延壽降契丹詐晉約

爲應兵晉遂遣杜重威等擊之不勝被圍糧絕重威亦降於是德光遂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谷出郊奉迎德光止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及入封出帝爲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旣立糧艸不贍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略人民謂之打草穀民被其毒遠近咨嗟會漢高祖劉知起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降漢德光大懼遂以蕭翰守汴而偕其官屬妃妾將卒數千人北歸行至殺胡林得疾而卒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羝馬兀欲者東丹王突欲之子也先是突

欲亡降唐故其子兀欲立祖母述律勿欲也曰畔人之子安得立兀欲怒遂幽述律於木葉山竟致死其慘毒如此述律爲人亦多智而忍阿保機死盡殺從行諸將妻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我寡若安得有夫大將趙思溫以事忤述律使送木葉山思溫曰親莫如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以子幼中國多故未能也乃斷一腕而釋思溫不殺無何鎮州失守而兀欲爲燕王述軋等所弒遂迎德光子璟以立璟有疾不能近婦人好畋獵飲酒達旦日中輒睡國人謂之睡王不與國事以故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周世

宗發兵北征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璟曰漢地還漢余何惜耶後因醉而爲庖人所弑國人共立元欲之子明記稱天贊皇帝是時宋太祖新興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而契丹亦或貢或寇畔服無常至太宗時數寇州縣然亦輒爲宋敗去明記卒子隆緒立年幼小母蕭氏當國內行不修於是諸臣議者請以此時收取幽薊上然之遂遣將曹彬田重進潘美楊業等三道出塞彬等兵勢甚振所向克捷多所虜獲業已下數州矣而彬部下諸將貪功競畫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至軍無行伍士卒疲乏未幾而所下諸州旋又復失第虜王殘而虐下苦歛重役來降者甚夥雖嘗舉兵入寇竟未能大得志於宋也會宋將王繼忠戰敗陷虜虜授以官繼忠嘗爲虜言和好之利且致密奏達闕下請和宋乃遣曹利用往利用至虜營許以歲給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虜王請以兄事宋帝自是宋遼修好少交兵馬隆緒卒子元真立時夏國元昊未平宗真知中國厭兵用劉六符議聚兵幽涿聲言入寇遣使致書索晉隋關南地而其指實欲邀歲賂而已仁宗重用兵遣富弼報書諭之遂議歲增銀絹至五十萬然契丹實惜盟好特

爲虛聲以動中國宋方困西師而宰相呂夷簡持之不堅許之至厚其後遂滋無窮之敝云宗真卒于洪朞立遣使蕭禧致書以河東地界爲言往返再三議不決禧必欲以分嶺水爲界而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上章以爲不可與地獨王安石言於上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從禧言禧乃辭去往時界於黃嵬山麓宋可以瞰其應朔武三州旣以嶺與之虜遂反瞰所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洪朞卒子延禧立號天祚皇帝爲人貪縱不道諸國附從者皆有離心於是女真首領阿打骨遂畔集所部甲馬三千犯東境寧江州延禧方射鹿秋山聞虜輕之不爲介意遣高仙壽討之敗焉遂陷寧江初州有權易場女真以金珠密蠟爲市率爲州人賤直強買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至是逞憾恣殺民無噍類及遼將蕭嗣先之敗也其兄蕭奉先恐弟獲罪詒延禧言潰兵不赦將爲腹心重患延禧遂詔一切勿問於是出征不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奔矣頃之女直陷東京延禧懼卽日出居庸關率禁衛五千奔雲中趨漁陽嶺入陰夾山時遼國無主張琳李處溫共立延禧叔淳爲主稱天錫

皇帝未幾淳卒而契丹之地盡入金矣延禧計窮乃
遯走小鞠鞞未幾與金將婁宿遇婁宿下馬跪于前
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吳乞買封爲海濱王處之長白
山東踰歲而歿遼亡自阿保機至延禧凡九代及元
滅女直卽奚都地置大寧路契丹屬之爲大寧之北
境也 我朝洪武初中東夷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
府元帥各遣使來朝於是卽古會州地置北平行都
司封寧王權鎮焉後因北胡來降者衆分兀良哈爲
三衛曰朶顏曰大寧曰福餘以處降胡設都督指揮
等領之與遼東宣府東西竝列以爲外藩命其長爲

指揮使同知官各領所部自是每歲朝貢馬靖難兵
起召兀良哈諸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徙
寧王於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令三衛一歲二貢自
是三衛之地與遼宣隔聲援絕矣永樂中 上旣攻
走阿魯台乃諭諸將曰所以翼阿魯台爲逆者兀良
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擊之抵其
穴斬首數百級擒斬酋長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
馬十餘萬而還然三衛中最險其兵騎亦
稱最強已巳福餘大寧結也先爲之嚮道朶顏獨扼
險不從也先竟不能入塞而去天順成化間三衛通

毛里孩兒加思蘭等入寇項之謝罪國家輒撫納之而彼亦小小為寇抄不絕迨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甚眾邊釁遂起自是雖名為捍衛而順陰逆累肆侵略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我將士前後陷沒者甚夥即庚戌之變亦三衛導之也慶曆以來修守城堡虜稍知避歛入貢如初其俗及譯語與韃靼同其山川則有黑山云北人死則魂歸此山每年冬至日酋長殺白馬白羊各取其生血和酒祭則人不敢登此山馬孟山廣袤千里七金山山有七峯為大其產惟青羊青色黃豕黃色契兔即麋兔為甲印距並齒草有也

瑪瑙色青黑或青赤中間以紅色如珠絲者為妙與南方者不同白葡萄色紅為奇

論曰東胡天性忿驚不下匈奴故其後裔輒與匈奴相為盛衰如鮮卑契丹等國難得而制非一世也惟我太祖龍興韃靼遠遯而兀良哈納土制為內外二邊內邊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外邊在三衛地有山連亘千里外環以江其險足據故北虜不敢侵亦為藩籬即金湯之險弗踰此矣自棄大寧之後止守內邊失外邊三衛遂肆猖獗俄而寇抄自為而引導導韃靼是為韃靼傳其虎翼而為中國自噬也豈不殆哉第三衛各為部落其強易誦其合易分

也豈不殆哉第三衛各為部落其強易誦其合易分

激之則入爲虜役寬之則因而爲我間諜夫固中國
之耳目也倘當事者治以不治薄責其貢而厚給其
賞直稍撫綏之則藩籬之固奚必待形勝耶

臣樂進士
馬世奇

咸賓錄北虜志卷之一

終

吳郡

錢世七小書

焦

